



剪燈新話
四

~~35
4~~

逍遙文庫
文庫 6
1087
4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四

龍堂靈會錄

吳江

南直隸蘇州府屬縣

有龍王堂

龍王祠在滬濱江上相傳自錢氏有國神已廟食茲

土宋景祐間葉清臣因浚盤龍匯禱神有應

堂蓋廟也所以奉事查其故

謂之堂或以為石崖

音斗崖壁峭絕也

出若塘岸焉故又

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具松而右太湖風濤險惡眾水

所匯

書禹貢東匯澤為彭蠡註水田合也

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

夙著靈異具載于堊石湖

吳縣人范文成仕宋為資政殿大學士居於石湖隨

高下為亭觀湖山勝絕繪圖以傳孝宗書石湖二字賜之湖在蘇州西南

所編吳郡志元



統元順帝問聞人覆姓少正于述者以歌詩鳴於具

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掛乃白龍也鬚鬣扇下垂如玉

柱鱗甲照曜如明鏡數百斤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

而没于迷自以為平生奇觀莫之能及雨止登廟周

覽既畢乃題古風一章於廡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孰

敢違求晴得晴雨得雨平生好奇無與作偶訪水

尋山遍吳楚扁舟特舟也一葉過垂虹垂虹橋一名長橋在吳江濯足滄浪浣塵

土漢水一名滄浪水孟子孺子之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神龍有心慰勞苦變化風雲快觀

髮鬣蛟龍龍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鏡舞村中稽首

朝翁媪船上燃香拜齒賈共說神龍素有靈降福

除災敢輕侮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應許

汲挽湖波作酒漿採掇江花當殺脯大字淋漓寫

庭戶過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賀知章見李太白

題畢回舟卧于篷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

此天上謫仙人杜詩昔年有狂客呼爾謫仙人笑別神龍指歸路

樓于前曰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水玄虛

府之內極深之庭註劉劭趙都賦天浪水府百川是
理又五代史楊行密封馬當為上水府采石為中水
府金山為下水府

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左傳
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註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中風逸亦不相及喻不相干也

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
毋苦但請贖目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水
聲又之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崢嶸儀衛森列寒光逼

人不可睇視楚人謂真所謂水晶宮也盧杞遇太陰
霄見管閣樓臺皆以水晶為王聞其至冠服劍珮而
墻垣夫人曰此水晶宮也

出延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

又妙廟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酬

坐未少聞者傳言客至王邊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
入其一高冠巨履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蕭

洒猶整楚也或云迫脫也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
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乃越若相國晉張使君唐

陸處士尔范相國即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佐勾踐滅吳報會稽之耻號今天上以成霸業稱下將軍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私徒乘扁舟浮海以行適齊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以子治產致產數千萬齊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鄉相又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至陶自謂陶朱公父子耕畜
致貲累鉅萬王命良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
之環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張使君即張翰字季鷹
吳縣人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仕爲齊土問東曹
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葦鱸遂命駕而歸或謂翰曰卿
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乎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盃酒時高其志遭母喪哀毀踰禮人以孝
稱陸處士即陸龜蒙字魯望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
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嘗乘舟賣
來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湖江與顏蕘皮日休羅隱
吳融爲益友著吳興實錄四十卷世所謂景地三高是
也三高祠在吳江縣東門外范成大記云三君生不
並世而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
同高王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贊不
已王曰詩人遠臨貴客借至賞心樂事謝靈運詩序
良辰佳景賞

出筵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
又妙願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酬
坐未定聞者傳言客室王邊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
入其一高冠巨履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蕭
洒猶整楚也或云迫脫也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
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乃越范相國魯張使君唐
陸處士尔范相國即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佐勾
踐滅吳報會稽之耻魏今天下以成霸業
稱上將軍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裝其輕寶
珠玉自與私徒乘扁舟浮海以行適齊自謂鳴夷子
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產數千萬齊以
爲相蠡嘆曰居蒙致千金居官至卿相又受尊名不

尚書新話 卷四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至陶自謂陶朱公父子耕畜
致貨累鉅萬王命良士以良金爲范蠡之狀而朝禮
之環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張使君即張翰字季鷹
吳縣人有清才善屬文縱在不拘仕爲齊士問東曹
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葦鱸遂命駕而歸或謂翰曰卿
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乎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盃酒時高其志遭母喪哀毀踰禮人以孝
稱陸處士即陸龜蒙字魯望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
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名不至嘗乘舟賈
來書茶龍筆床釣具往來湖江與顏范皮日休羅隱
吳融爲益友著吳興實錄四十卷世所謂吳地三高是
也三高祠在吳江縣東門外范成大記云三君生不
並世而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
同高王對三客亭述題詩之事復各傳觀稱贊不
已王曰詩人遠臨貴客借空賞心樂事謝靈運詩序
良辰佳景賞

心樂事四不期而同即命左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

之物飲饌之味皆非人世所有酒至方欲飲闈者奔

入曰吳大夫伍君在門伍君即伍員字子胥本楚人

殺員志復讐奔吳佐闔廬以吳兵入郢掘平王之墓
鞭其屍以報父讐後吳伐越戰于携李吳師敗績又
戰于姑蘇大敗闔廬傷指而死夫差立敗越於夫椒
以報姑蘇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搏於會稽使大夫
種以美女寶器因吳大宰嚭行成吳主將許之子胥
諫王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後吳將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
心腹之疾也不知早從事焉越不爲沼吳其泯矣王
不聽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伯嚭讚之王賜之
犀鐘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扶
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遂自剄王乃取其屍
盛以鳴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立廟江上命曰胥

此王急起迎之既入范相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然變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君乃吳國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高為見亭館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坐座曩日吞吳之恨杜詩遺恨失吞吳寧忍忘之耶即數數其罪而責之也范相國曰汝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而盜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不得隱矣相國默然請問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讎卧薪嘗膽夫椒之耻周禮調人掌萬民之讐言殺人而不義者許復讐言

禮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朋友之讐言不同市朝史越王勾踐反國置膽於坐坐卧仰瞻嘗之曰汝忘會稽之耻耶越絕書勾踐卧薪嘗膽欲雪夫椒之耻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伺至假負薪之女為誨淫之事易繫辭曰慢藏誨淫出此鄙計不以為慙吳既已亡又不能除去尤物左昭二十七年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巫臣之妻殺三夫可無懲乎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註尤異之物也反與共載而去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文主得呂尚號稱太公望妲己有蘇氏女國語曰有鍾氏女姓已妲己字也烈女傳有蘇氏得罪於紂以妲己為紂所害紂之所言皆從乃重刑辟為炮烙之刑竹書云武王克商斬紂頭懸之太白旗太公至紂所取妲己蒙其面而斬之懸小白旗也高頰

違令而戮麗華高頰字昭玄仕隋晉王廣伐陳以頰麗華陳後主貴妃姓張兵家女也甚被寵遇陳平晉王欲納之高頰曰武士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以此方之孰得孰失是謀國之不臧也也詩謀之

難不可與同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吳越種本楚人姓文字子禽仕吳為大夫史越既滅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賜種劍種遂自殺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

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鮑叔名夷吾史齊襄公淫於婦人誅殺叔數不當群弟恐禍及小白奔莒鮑叔傳之糾奔魯管仲傳之小白之入也管仲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及為齊侯是謂桓公魯人殺子糾於筮濱管仲請囚桓公欲攻魯殺管仲鮑叔曰君欲為霸非夷吾不可桓公從之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九合諸侯匡天下蕭何

之追韓信蕭何沛豐人也春秋韓信也諸將易得耳至如信歸漢數與蕭何語奇之信度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自追之入言於上曰何亡上如失左右手何來謂上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也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

位本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

韓信淮陰人也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亡

韓信淮陰人也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亡

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欲何為哉昔魯仲連辭金而
不受魯仲連齊人秦之圍邯鄲也魏使新垣衍趙共尊秦為帝仲連往見衍曰秦肆然而為帝則必奪其所憎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謝曰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却五十里適會信陵君擊秦軍破之平原君欲封仲連不受乃置酒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者為人排難解紛也乃辭去張子房辟穀而遠引張子房韓人名良佐良入關多疾即導引不食穀後良曰掉二十石良師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以
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安
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不敢出聲父之乃曰
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族

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兵以復父兄之
讎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讎則孝為有餘矣事具至死
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厲鏹劍名之慘終無怨辭則
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沼吳之
禍而為身後之憂則智為有餘矣使吾尚在則會稽
之棲不可以復振槁李之戰不可以詭勝而越之君
臣將不暇於朝食會稽山在紹興府東南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槁李城名古基在嘉興府西南越之戰于槁李在子胥未死之前蓋誤引也又焉能得志於吾
國乎蓋嘗論之兵之亡不在於西子之進西子即西施而

在於吾之被讒越之霸不在於種彘之用而在於吾

之受戮吾君不死則苧蘿之姝苧蘿山名在紹興府諸暨縣南山上在方

石西施適足為後宮之娛榮楛之華吳越春秋句踐使木士三千人

伐榮楛欲以獻吳父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

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吳適足為前殿之誇

姑蘇之臺麋鹿豈可得遊至德之廟廟在蘇州閶闔門內吳太伯之

廟木木豈至於邊生哉箕子朝周過古殷墟傷宮室

惟自戕其骨髓言項羽骨髓之臣有亞父

自害其股肱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受加骨之拂明

熙哉說命股肱惟人良故雖人得以乘其機敵國得

以投其隙盖有幸而然尔豈子伐國之功謀國之策

乎相國辭塞乃虛位以讓之伍君遂處其上相國居

第二位第三第四位則張使君陸處士子述居第五

王坐於末席已而酒行樂作王請坐客各賦歌詩以

為樂伍君乃左撫劍右擊盤朗朗而作歌曰

駕餘艘之長舟兮左昭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

吳會之故都蘇州府府吳門世稱吳會悵館娃之無

入兮麋鹿遊於姑蘇憶吳子之驟強兮蓋得入以

為往

吳太伯後本于爵至壽夢僭稱王此所謂吳子者蓋指闔廬也戰相舉而入

楚兮

楚師亂吳大敗之五戰人郢王奔鄧盟黃池

而服晉

左哀十年秋七月晉侯及吳子盟于黃池

自壞其長城

齊檀道濟臨死曰追甬東而乞死兮

中兮

臨安志于胥死而

如棹形也

馬白馬於潮頭

始躑躅

也而哀鳴泛鳴夷於江

而哀鳴

泛鳴夷於江

追甬東

而乞死兮

何用賢

之不終兮

乃

乃

追甬東

而乞死兮

而哀鳴

泛鳴夷於江

而乞死

兮

何用賢

之不終兮

乃

乃

自壞其長城

齊檀道濟臨死曰

而服晉

左哀十年秋七月晉侯及吳子盟于黃池

楚兮

楚師亂吳大敗之五戰人郢王奔鄧

為往

吳太伯後本于爵至壽夢僭稱王此所謂吳子者蓋指闔廬也

戰相舉而入

也

盟黃池

左哀十年秋七月晉侯及吳子盟于黃池

而哀鳴

泛鳴夷於江

長劍而作歌兮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

歌竟范相國持盃而詠詩曰

霸越平具扁舟五湖昂昂之鶴晉稽紹在魏人中昂昂然如野鶴之

在鶴泛泛之鳧功成身退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辭榮避位

良弓既藏黃金肩鑄萬歲千秋魂魄來遊今夕何

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樽俎妙女嬌娃載歌

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對不樂日月幾何金

樽翠爵為君斟酌後會未期且此歡譔

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

驅車適故國掛席來東吳東吳即今蘇州府西風旦夕起

飛塵滿皇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圖問渠華亭

鶴晉陸機事成都王穎參大將軍事孟琰諧之穎收機殺之機臨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復可聞乎何似松江

鱸鶴仙禽號為胎仙沈括云鶴惟華亭之鶴寧村所出為得地他雖有凡格也鱸鱸出松江

豈意十年後高名猶不孤麟麟神靈

府濟濟英俊徒華筵列玳瑁美醞傾醍醐醍醐酥也牛羊乳謂之酥醍醐成醍醐也

妙舞躡珠履史春申君傳賓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

狂吟扣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歌呼作詩

記勝事流傳徧江湖

陸處士遂離席而陳詩曰

生計蕭條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甫里能

言鴨甫里陸龜蒙所居里名陸龜蒙有園鴨一欄

鴨能作人語待附蘇州上進使者龜蒙手一表云此

悲酌以臺中金問其語曰能自呼其名使者償且

笑上馬去龜蒙不釣襄江縮項鱸襄江即今湖廣

璞云江東以鮪為鱸陸佃云今之青鱸細鱗縮項

蓋弱魚也生漢水中者尤味裏人以槎斷水鱸多

依槎因謂鼓瑟吹笙傳盛事倒冠落珮預華筵何

須溫嶠然犀照已被旁人作話傳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作

屋瓦白玉為門樞屏開玳瑁甲玳瑁龜屬如鸚鵡

瀕條脊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檻植珊瑚株珊瑚

章李太白詩歌舞淹留玳瑁筵紅潤生海底盤石上海人取之先作鐵網沉水

底珊瑚貫中而生樹高三四尺以枝多為勝祥

雲瑞靄相扶輿扶輿佳上通三光下八區即八

氣貌非馮夷與海若海神莊子秋水篇北海若孰得於

此父躊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冠冕聚忙

呼玉女捧牙盤仙集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水

白日昇天六帖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牙盤象牙盤催喚神娥調翠釜神娥神女也杜詩長

紫駝之峯出翠釜長

鯨鳴巨蛟舞鼉吹笙鼉擊鼓驪領之珠照樽俎

鬚之簾掛廊廡蘇易簡詩緞鬚八音迭奏雜仙韶李捲天杏散

瑟秦家公主來吹簫秦家公主麻姑碎璧麒麟脯麻姑仙女王方平過蔡經家邀麻姑麻姑至年十八九許手似鳥爪坐定各進行厨美膳多是諸華

天且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即翠旋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麻鹿翠旋註金支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翠旋謂五采翠注於翠旄之首而爲旋耳

胥山之神余所慕曾

謁神祠拜神墓神墓指子胥墓子胥之死也吳王

相國不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

風度座中更有天隨生食杞菊膏酪清龜背

期一旦皆相迎主人靈聖尤難測驅駕風雲歸頃

刻周遊八極隘四溟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外有八極

極固知不是池中物劉脩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何幸得遭逢坐令槁朽生華

張良傳註

小生也

劉脩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張良傳註

小生也

劉脩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張良傳註

小生也

劉脩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張良傳註

東坡雜記

卷四

十一

風

唐李賀詩誰知
結木生華風

待以天府八珍之異饌

天府即
帝厨史

天官書張素為厨主
賜客註張六星主天府飲食
八珍周禮膳夫凡王之饋
珠用八物註淳熬淳母
炮豚炮脾擣珠漬熬肝
膏也又張蘊古大寶
箴羅八珍於前註牛羊
麋鹿麇豕狗狼也

飲以

仙府九醞之深鍾

仙府仙人官府饗詩
上界真人足官府南都賦
九醞甘醴十句兼清註
九醞十句皆酒名鍾酒
器也李賀詩琉璃鍾琥珀
酒

唾壺缺塵柄折醉

眼生花雙身熱

王敦以玉麈柄叩唾壺
王祥醉憑肩輿頭不舉
歸親戚戲之曰子眼花
在耳底身在水中亦不醒
耶註醉則不知身世之所在也

不來洲畔採明珠

不去波間摸明月

摸手捫也明月珠名也
但將詩句寫鮫鮓

留向龍宮記奇絕

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林喔喔晨鷄鳴山寺降

隆曉鐘擊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珀盤捧照

乘之珠

紅珀盤紅琥珀盤史魏惠王曰寡人有
經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乘者十枚
碧瑤

箱盛開水之角

通夫犀真者刻為魚形入水則水開三尺
餽贈於子述命

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乃於中流稽首

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
依草附木之妖敬焉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

漢鄒陽傳攘袂

註猶今人將臂也

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

像勇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

膽主勇二國蜀志趙雲傳先主日子龍一

身都許之至元

元順帝

丁丑僑居上蔡

河上南道汝寧府屬縣

東門有故之近林時兵燹

音鮮野火逆燒也

之後蕩無人居

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

無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柏林即投身而入倚

樹少憩鴝鵒鳴其前

鴝鵒一名訓之一名角鴝食其母晝無所見夜則飛鳴故其

豺狐嗅其後頃之有群鴉接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啼

或鼓雙翼而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

望也

九死屍僵卧左右陰風颯颯飛兩驟至疾雷一聲群

屍競起見大異在樹上踴躍趨附大異急攀緣上樹

以避之群屍環繞其下或嘯或詈或坐或立相與大

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兩

止月光穿漏見一夜又自遠而至頭有一角舉躡青

色大呼闊步逕至林下以手撮

物也

死屍摘其頭而

食之如噉瓜之狀食訖飽卧

音汗鼻息也

睡之聲動地

大異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樹迸

屏同

逸行不百

步則夜叉已在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

急入投之東西廊皆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見佛背有一穴大異計窮竄身入穴潛於腹中自謂得所托可無虞矣虞慮也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頓食也如整頓安頓之類是也點心之點與點茶之點同義蓋少食鎮心也不用食齊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為門限所礙門限闕也然仆地土木狼籍胎骨糜碎矣大異得出猶太言曰胡鬼弄汝公胡鬼即佛也汝公即漢高紀乃公之義同大異自稱也反自掇其禍即出寺而行遙望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揖讓而坐

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者也有頭者則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暢此人大膽晉阮宣每至酒肆便獨酣暢言酣醉暢達也敢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為脯哉爾脯切肉也又太穢也即踉蹌哮吼音厚踉蹌走貌哮吼獸怒聲或搏牛糞而擲或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赴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禹貢亂干河註橫流而濟曰亂又爾雅絕流諸鬼至水則不敢越驀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諠譁之聲靡靡連延貌不已須臾月墮不辨踐逕失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眯物入目中

陰氣徹骨群鬼萃焉有赤髮而雙角者綠毛而兩翼

者鳥喙而獠牙者爾雅宵田曰獠故南牛頭而獸面

者皆身如藍靛音殿本作發藍染洋藍也口吐火焰見大異至相

賀曰讎人至矣即以鐵紐繫其頸紐系也皮絛拴其腰

絛索也驅至鬼主之座上告曰此即在世不信鬼神

凌辱吾徒之狂士也鬼主怒責之曰汝具五體而有

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中庸孔子聖人也

猶曰敬而遠之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易

卦上九小雅所謂為鬼為蜮詩小雅彼何人斯篇文

之文蜮一名短狐一名射工

一名沙風一名石鏡江淮水皆有之能令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發惡瘡他如左傳所

紀晉景之夢伯有之事伯有鄭大夫良霄字左襄七年鄭殺良霄昭七年鄭人相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及壬子子駟帶率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及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子以撫之乃止皆是物也汝

為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相遇吾烏得

而甘心焉即命眾鬼卸其冠裳加以捶楚流血淋漓

求死不得鬼王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

長三丈乎大異念泥豈可為醬因願身長三丈群鬼

即粹之於石床之上如搓粉之狀搓粉搓兩手相切摩也眾手

翻覆而安音遏按捺也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

矣鼻鼻長貌如竹竿焉衆笑辱之呼為長竿恠王又謂

之曰汝欲煮石成汁乎汝欲身矮音餘短也一尺乎大異

方苦其長不能自立即願身矮一尺群鬼又驅至石

床上如按麪之狀極力一捺音茶手以按也骨節碌碌音傑開裂聲

也聲有聲乃擁之起果一尺矣團藥也如巨蠅焉衆又

笑辱之呼為彭蠡怪彭蠡似蠅而小音亞蔡謨初渡江見之曰蠅有八足加以一螯既

食於知非蠅謝尚曰卿讀爾雅熱幾為勸學誤死大異蹒跚旁行貌於地不勝

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不信鬼怪

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

亦甚矣可憐許遷如許之許同語辭也請宥之即以兩手提挈

大異而抖擻之抖擻起物也須臾復故大異求還諸鬼曰

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物相贈所貴人間

知有我輩尔老鬼曰然則以何物贈之一鬼曰吾贈

以撥雲之角即以兩角置於大異之額岌然相向一

鬼曰吾贈以哨本作嘯風之紫角即以一鐵紫角加於其唇

尖銳如鳥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即以赤水

染其髮皆鬚鬢被髮也而指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

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音改填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珍重向者群小瀆瀆音混活辱也幸勿記懷也大異雖得出然而頂撥雲之角戴哨風之鬚被朱華之髮合碧光之睛儼然成一奇鬼到家妻妾不敢認出市衆共聚觀以為怪物小兒則驚啼而逃避遂閉戶不食憤懣煩也而死臨死謂其家曰我為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紙筆置板中我將訟之於天數日之內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瀝酒而賀我矣言訖而逝過三日白晝

風雨大作雲霧四塞雷霆霹靂聲振寰宇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經宿始霽則所墮之坑陷為一巨澤彌漫水廣大貌數里其水皆赤忽聞柩中作語曰訟已得理諸鬼皆夷滅無遺天府以吾正直命為太虛殿司法職任隆重不復再來人世矣其家祭而葬之盼音近響之間如有靈焉盼本作盼晉左思蜀都賦景福盼響之與作註如蟲群而多也又前漢司馬相如子虛賦盼響布寫註盛作也

修文舍人傳

夏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震澤即吳太湖博學多聞性氣

英邁幅巾

全幅為巾，隱士之服也。

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慄

慨論事，疊片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其薄，日不

暇給，嘗喟也，然長嘆曰：夏顏汝修身謹行，奈何不

能潤其家乎？則又自解曰：顏淵困於陋巷，

顏淵，孔子弟子，名回。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陋巷在兗州曲阜縣

顏子廟前，豈道義之不足也？賈誼屈於長沙，

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

士，歲中遷至大中大夫，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後為梁主太傅，王墜馬死，誼自傷，哭泣歲餘，乃死。長沙，即今湖廣長沙府也。

豈文章之不瞻也？校尉封拜而李廣不侯，

李廣，隴西成紀人，善騎射，格殺猛獸，從大將軍征匈奴，無功，竟不侯。廣與

望氣者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妄校尉已下，才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朔曰：

將軍自念，豈有恨乎？廣曰：嘗殺降虜八百餘人，朔曰：

宜不得侯者，也。豈智勇之不逮也？侏儒飽死而方朔苦飢，

朔字曼倩，平原人，武帝時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朔給繡侏儒曰：上欲殺君，實侏儒大心，聞上過，侏儒皆呼泣，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誅臣等，上召問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侏儒師古曰：短人也。豈才藝

之不敏也？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吾知順受而已。豈

敢非理矣。求哉！至正初，客死潤州，

即今南直隸鎮江府。

葬于北

固山下，山在府北。友人有與之契厚者，忽遇之於途，見顏

驅高車擁大蓋峨冠曳珮如侯伯狀從者各執其物
呵殿而隨護風彩揚揚自得之貌非復往日投北而去友
人不敢呼之一日早作復遇之於里門顏遽塞帷下
車而施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與叙舊執手欵語不
異平生乃問之曰與君隔別未久而能自致青雲立
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服冠帶如此之華可
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健羨之至顏曰吾今隸
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下問何敢有隱但途路之次
未暇備述如不相棄可於後夕會於甘露寺

在北固山吳甘

露中所建故因名多景樓庶得從容時頃少叙間闊不知可
乎望勿以幽具為訝而負此誠約也友人許之告別
而去是夕携芳酒而往則顏已先在見其至喜甚迎謂
曰故人真信士可謂死生之交矣乃言曰地下之樂
不減人間吾今為修文舍人

王隱晉書蘇韶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中事韶

言顏淵上商今為修文顏淵上商舊職也

上商字子夏孔子弟

冥司用人選擇甚精必當其才必稱其職然後官
位可居爵祿可致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
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充可以虛名而躡取也試與

君論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間秉筆中書者中書周官

內史掌書詔王命漢以宦者典之自唐以來改為丞相府掌軍國之政今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佐天子執大政豈盡蕭曹丙魏之徒乎曹參沛人佐漢高帝定

為相一遵何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伐之守而勿失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代魏相為丞相封博陽侯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史贊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宜重興丙魏提兵闔外者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有聲闔外者將軍制之註郭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越
門之闔也門中擬曰闔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越
字仲 昌邑人佐漢高帝定天下封梁王衛青字仲卿姓李鄭平陽侯家奴其姊衛子夫得幸武帝封皇后青冒姓為衛氏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位至大將軍大司馬霍去病衛青姊字也武帝時為票騎將軍

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位青箱雜記夏
至大司馬秩祿大將軍等英公文章有館閣摘文者

館閣氣攝班固字孟堅安陵豈皆班揚董馬之輩乎人續父彪撰前漢

書揚雄字子雲成都人好學無所不見象易作大玄經象論語作法言然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文論者

議之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漢武時對天人三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司馬遷字子長河

內人武帝時為中書令修史記劉向楊雄種郡邑牧

其文章有良史之才或曰司馬相如字長卿郡邑牧

也養民者豈皆龔黃召杜之儔乎龔遂字少卿平陽人

盜起以遂為太守遂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悉平

民皆樂業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宣帝時為潁川太守

力教化後漢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召信臣字翁卿壽春人遷南陽太守其化大行吏民稱愛號之曰召父杜詩字公君汲人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便之此室殷足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也杜甫騏驥伏蓋車而上蓋車而駑駘駑駘厭厭芻豢駑駘良馬也喻君子戰國策騏驥伏

蓋車而上太行日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遠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綾衣以暮之騏驥於足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賈誼賦騏驥無兩耳伏蓋車駑駘驗下乘也喻小入退之詩駑駘誠離市者何其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鳳凰棲積棘而鳴鴉鳴戶庭

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長雄曰鳳雌曰凰五色而文曰九魚鳥其性非梧桐不宿非竹實不食黃帝召天老問鳳象對曰鴻前麟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鸞額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扶禮足履文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游必擇所飢不妄下後漢仇覽傳考城令王奂謝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虫豈大賢之路以喻賢者失位枳似櫛而多刺可為籬周禮考工記櫛踰淮化為枳鴉鴉惡聲鳥也楚辭鴉鴉集於蘭木以喻不賢者騏驥伏蓋車而駑駘厭芻豢駑駘良馬也喻君子戰國策騏驥伏也杜甫騏驥伏蓋車而駑駘厭芻豢駑駘良馬也喻君子戰國策騏驥伏

窮閭陋巷困窮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註槁項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不賢者

比肩並肩也接跡而顯於世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正

坐此也官司則不然黜陟必明降曰黜陟曰陟書舜典三考黜陟幽明註

爵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善之家修德

之士阨下位而困窮途者晉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

至此必蒙其福蓋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此而莫逃

矣遂引滿而飲連舉數觥凭欄觀眺足占律詩二章

吟贈友人曰

笑拍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清禽呼一江流水三

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六代都今之南京應天府即古金陵吳東晉宋齊梁

陳皆都富貴不來吾老矣幽明無間兮知乎傍人

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是坦途白樂天詩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此君

心是坦途

滿身風露夜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城邊人

翫月鐵甕城在鎮江府吳孫權所築甕鐵甕言其堅固也鬼門關外客還鄉

鬼門關在交趾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李德俗敗崖州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

功名不博詩千首博賭取物也杜牧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

首詩輕生死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

終夕揚藤床

吟訖搔首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左襄二十四年叔孫約如

晉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約曰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其次立言僕在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

然而著成集錄不下數百卷作為文章將及千餘篇

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為之者奄忽以來家事喫替內

無應門之童李密表云外無期切強近外絕知音之

士劉向說苑白牙鼓琴意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幾乎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

若流氷子期死白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知昔也盜賊之所攘竊竊亦蟲鼠之所毀傷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為念恤交為心捐季子之寶劍吳季札號延陵季子聘魯過徐徐君君已死以劍掛其墓樹而去付菟夫之麥舟冷齋欲其寶劍季子心知之及還徐菟夫之麥舟夜話范仲淹建世子菟夫至姑蘇取麥舟五百斛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二喪欲葬無可謀者菟夫以麥舟與之到家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菟夫曰已付之矣天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菟夫曰已付之矣天用財於富行施德於不報刻之相梓梓樹類陸佃云傳於好事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與言及此慚愧何勝友人許諾顏大喜捧觴拜獻以致

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汲古錄通玄志等書亟命鏤版萬之於肆以廣其傳顏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吉凶禍福皆前期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真間最重此職得之甚難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與盡力所以汲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鏤版之恩尔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欣然許之遂處

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即今浙江山水天

曆間上居鑑湖即鏡湖在紹興府梁任昉述異記軒

後漢順帝時會稽太守馬臻築塘於此周回二百一十里李白詩鑑湖三百里齒齒發荷花之濱

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晉顧凱之從會稽還人

望爭流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刺

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

或盟鷗沙際列子海上之人好鷗者每

觀魚于棠且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

之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玩

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黃山谷詩白鷗盟已

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二十里飛者走者

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

懼而樵翁耕叟漁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

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千秋觀在府會稽縣

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唱應於洲渚之

間菱歌采菱歌淮南子唱采菱歌陽阿梁劉苞詔詩

不緩蓮唱采菱歌調下筆即成謝靈運詩采菱歌易急江頭歌

即采蓮曲令言卧舟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且

於南北織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

河之篇宋之問唐高宗時火武后時少有文才者多補北門學士之問求之而后以之問有世過不

許遂作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用蘇東明河篇

賦全句白氏六帖道舟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世亦壁

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

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湛湛琪花瑤草生其中孫

洋異獸神魚沫其內烏鴉群鳴白榆亂植古樂府天

歷歷種白榆上何所有今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及然

註白榆星也

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被冰綃之衣曳霜紈

之帔君帔也戴翠鳳步搖之冠髻上加之步步而搖躡

瓊紋九章之履出太平廣記郭翰傳九章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侍女二

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玉環如意以玉作如意猶今之骨朵

貌光彩照入至岸側謂令言曰處士來何遲令言拱

而對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乏誠約又昧平生

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我乎所以

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德將有誠悃

前卷新話 卷四 二十六

誠也音緒藉借也。卿傳之於世，尔乃請令登岸，邀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殿後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簾，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鈎掛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毬，二枚。蘭麝之氣芬芳，觸鼻。請令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地乎？即人世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也。此去塵間已八萬餘里矣。今言離席而言曰：下界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詳

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歛躬，端肅而致辭曰：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肖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牽牛星名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歛躬，端肅而致辭曰：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肖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牽牛星名史：天官書：牽牛在南斗建星之北，王犧牲開梁爾雅：河鼓謂之牽牛，牛史正義：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汚辱之名，開其源者，齊諧多詐之書，鼓其波者，齊諧齊人志，惟之書也。譜云：武丁當渡河，五只公，被石，象日，何事，渡河，暫請牽牛也。楚俗不經之語，荆楚記：七夕，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傳會其說而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柳宗元字子厚，唐順宗時人，作乞巧文，以譏當世之巧宦者，其

文曰：擲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登餅馨香，蔬果交羅，且拜且祈，恠而問焉。女隸進曰：命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為是禱也。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

文潛七夕之詠 張文潛名，未宋哲宗時，以作七夕歌，極言牛女歡會惜別之事，其落句云：

猶勝姝娥不嫁人，強詞雄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言北斗佳人雙

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 唐宋邕謹詩：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題對錦

字添新惡，拋擲金梭織舊愁。 桂樹三夫烟漠漢，銀河一帶水悠悠。欲將心事，仙郎說借問，榆花早晚秋。

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 宋朱文公詩：織女牽牛雙扇開，年年一度過河來。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

有曰：未會牽牛意，

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 五代楊朴詩：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年年乞與人間巧已多。

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唐羅隱詩：月帳星河次第開，兩情唯恐曙光催。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者不一而足，妻悔神靈固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又風俗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

牛渚之遊，今聽神言。 博物志：天河與海相通，近世有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多齋戒，乘槎而去。至一處，遙見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飲之。此人問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牽牛，正見此人到天河時也。又荆楚歲時記：張騫乘槎到天河，見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飲者女與一石，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也。

忍令言對日鵲橋之會。 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又風俗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

牛渚之遊，今聽神言。 博物志：天河與海相通，近世有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多齋戒，乘槎而去。至一處，遙見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飲之。此人問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牽牛，正見此人到天河時也。又荆楚歲時記：張騫乘槎到天河，見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飲者女與一石，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也。

荆楚歲時記：張騫乘槎到天河，見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飲者女與一石，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也。

一石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此織女也。

機石也 窈窕冥冥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

夔州志大禹岷山道出江神女佐禹 鑿三峽巫峽西陵峽歸峽是也 后土靈仇之事 高唐

駢為淮南節度使或於妖人呂用之術醮信之用之日后土夫人有靈仇遣使借兵馬并李荃所撰太白

陰經駢以華席畫甲兵之狀遣用之燒於廟庭又以絲牋寫太白陰經置於神側又塑綠衣少年謂之韋

郎有人題詩云四海干戈尚未寧漫勞淮海寫衣形九夫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

綠兩行鬼袖拂眉青韋郎年少貪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 湘靈冥會之詩 湘靈堯

唐李羣玉題黃陵廟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平視海血啼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二女娘

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羣玉至尋陽言於段成式段戲曰足下是虞舜辟

陽侯也又雲給友議劉潛夫云古人叙奇遇之事猶託之他人如二儿植鶯鶯傳託之張生至中僧孺周秦

行記李羣玉黃陵廟則直攬歸已各撫掃地矣沈括

筆談二女當俱姪妙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

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

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黃陵廟今在岳州府瀟

湘之尾洞 果有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惘然曰嫦娥者

庭之只 月宮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

佐之而湘壘者堯女舜妃是皆賢聖之裔貞烈之倫

烏有如世俗所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仙女上元 夫人唐寶

曆中封陟居于少室山忽有輜輶自空而降觀一仙 妹揖陟曰願持寶籙陟固拒之後陟染疾而終為秦 山所追忽遇仙使者曰上元夫人遊泰山耳俄有仙 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仰視乃昔日表偶仙妹乃 命泰山主者釋之陟既甦 雲英之遇裴航 唐裴航係 追悔昔日之事痛哭作

雲英之遇裴航 舟襄漢同

舟焚夫人國色航路其婢曼烟詩云同舟胡越猶懷
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入
青真文各口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鶴盡見雲英藍橋
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藍橋渴見其全
有老嫗緝麻航揖之求聚嫗呼曰雲英擊一甌漿來
飲之乃玉液也嫗曰欲娶此女但得玉并句月餘得
之嫗曰豈有如此信士航夜窺之有玉免持秤雪光
耀室嫗曰吾為妻郎具惟帳俄見一大筵仙童侍女
引航相見講婚後夫妻入玉峯洞 蘭香之嫁張碩
中餌綺雪瓊英之丹超為上仙 於洞庭之岸聞兒啼聲視之三歲女子漁父舉之十
餘歲天姿奇偉真天人也忽有青童自空而來翼女
而去臨別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
間其後降於洞庭君山張碩家碩修道者也授之以
舉形飛化之道父之碩亦仙法又神仙別錄張碩無
子娶妾其妻妬無已蘭香曰此易治學言卒而碩妻
患瘡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蘭香曰此治妬
瘡數日之間瘡損而無妬心妾遂生數男 彩鸞之

配文簫

秀英煉丹之所彩鸞就學焉唐太和末有書

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中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妹

歌詞脫俗詩云若能相作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

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竟許成婚而歸

鐘陵文簫貧不自給彩鸞寫孫願唐韻運筆如飛曰

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猶為

人知遂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嫦娥應

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義山詩雲母屏風燭

輝熾應悔偷靈藥 題峽之句曰一自高塘賦成後楚

鄉雲雨盡堪疑 李義山詩非關宋玉有微事自是襄

兩盡 夫日月兩曜混淪之際開闢之初既已具矣豈

有昇妻之說竊樂之事而妄以狐眠媚宿侮之乎雲
 者山川靈氣兩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主之謬輒指
 為房帷之樂譬之衽席之歡慢天瀆神周禮玉府衽
 席註方氏曰
 別三時人則坐者席曰者衽合言其之則衽亦席也莊
 子達生篇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註衽即衣也
 此為甚湘君夫人楚鍾姬皇為湘君
 女英為湘夫人帝舜之配陟方
 之日書陟方乃死註
 猶言升遐也蓋已老矣李群王者果何人歟
 李群玉唐詩人敢以媼邪之詞溷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
 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
 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取明斥則天之惡

故假此以諷之尔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
 少耽閑事韋郎名
 安道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慾界諸
 天佛語以摩夷等
 六天為慾界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
 陳后山詩話宋玉高唐神女賦蓋有所諷也而文士
 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
 謂慾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耦者則無慾也如甫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取
 教中自有樂地何至造迷鄙猥晉畢卓知隣舍釀熟
 夜就甕間偷飲為主
 人所覺見縛明朝祖之畢吏部樂廣聞
 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誣謗高明既
 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
 至世悉為白之母今靈寶之上皇漢之間父受黃口

之讒家語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山也孔子曰

大鳥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山者可得孔子顧謂青蠅

之玷也詩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豈索君子無信讒

人能變亂善惡也玷詩大雅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註玷缺也又說文玉病也令

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誣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知其

偽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張騫河內人漢武帝時應募

使月氏窮黃河源復開通西域諸國封為博望侯列仙傳騫為玉皇金門直吏君平之辨石漢嚴遵字平君

上於成都市中與人字詒依於老與人臣言依於忠

各因其義而導之曰閱數人得百錢乃止問肆下第

著周易揚雄欽重之李贇為益州牧欲得遵為從事

君平不應列仙傳嚴君平見為玉府仙官又福州志

有道人嘗見老叟居室歲餘告曰將信然歟抑妄談

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

先生乃玉府仙曹輒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

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可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

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

託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

瀾洶湧濤勢或曰水聲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大

星漸落鷄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

不甚相異葢之篋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

胡試出示焉葱嶺以西諸國通稱西域賈胡胡之歸
賈者唐書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
割身而撫翫移時改容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
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
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葱々而起以塵掩之自然飛揚
而去以為幄帳蚊蚋不敢入蚊蚋一名自鳥以為衣
帔雨雪不能濡隆冬御之不必挾纊綿絮也而燠盛夏
張之不必乘風而涼其蚕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
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何從得此
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

十年有遇之於玉笥峯者玉笥山有二一在吉安府
縣在永寧者道書云顏貌紅澤雙瞳湛然黃冠布裘

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莊子逍遙篇列子
御風而行旬有五

日而後返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即今陝西鞏昌府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

祐間遊學至於錢塘杭州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

即宋賈秋壑賈似道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徙

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詩却風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註

以此賤妾顯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
而正嫡微也也入源注自父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
來源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
家與君為隣君自不識尔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
遂留宿甚相親昵昵女乙反 昵狎也明且辭去夜則復來如
此凡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
羨婦而已何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
我為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為巨
室妾媵也侍女也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尔

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
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慙色數夕不至
及再來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符
之令人怛怛而不安書五子之歌顏厚有怛怛也故數
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
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
其故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
禍於君者蓋真數當然夙緣未盡尔源大驚曰願聞
其詳女曰兒故宋秋聲平章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

物類新書 卷之四 三十三

少善奕棊年十五以棊童入侍每秋經回朝宴坐半

閑堂似道堂名似道延羽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

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煎茶也得

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

篋篋箱屬綉羅為之乘暗投君君亦以毒瑁脂盒為贈

瑁瑁同盒本作谷合子也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

密莫能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

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斷橋在西君今已再世為人

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魏文帝與吳質書云言訖

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嗚啞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真是則吾與

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

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奕教之奕盡傳其

妙凡平日以棊稱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

所目擊者蘇子田子方篇温伯雪子目擊而道歷歷

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皆侍適一人烏

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羨哉一少年秋壑

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

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聘啓視之則姬之

一

首也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名也至都市貨多之太學有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醋鹽也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因孤城黍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遭遠竄又嘗齋雲水僧道也千人其數

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藍縷至前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眾悉力舉之不動啓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字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漳州府今隸福建布政司木綿庵在府城南似道自建寧移鎮循州時鄭虎臣押似道至此庵似道如廁拉救之先是有入贈以詩云循州不似台州好何不爾又嘗有梢人篙上泊舟蘇隄時方盛暑卧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

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怨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一尺餘張公獲鱉與江同但記咸淳士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先申年一丁三日為詳湖紀聞所載相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安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尔源固未之信及期臥病不起源為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

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

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禍然而

海枯石爛海枯即海竭也呂洞賓詩大千此恨難消

地老天荒文天祥詩出門一笑天地老唐時荆州每

州解及第人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

之盟三載于茲志願足矣請從此辭毋更以為念也

言訖面壁而卧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為治棺櫬而

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尔

珥珠在耳也乃虛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

靈隱寺出家為僧終其身云

附錄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官遊姑蘇僑居烏鵲橋橋在蘇州

舟東南隅古有烏鵲橋故因名其隣則弘農即今陝西西安府楊氏

第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娶於商

浦城公即楊載官至宣州推官其孫女名采采與生

中表兄妹也中表異姓浦城已歿商氏尚存生少年

氣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采俱在童州音貫詩總角

貌說文明東髮也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采

共戲於庭為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采謂曰汝宜

益加進脩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汝以續二姓

之親永以為好也女父母樂聞此言即欲歸之而生

嚴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俟他日生女因商

氏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月夕家人會飲沾醉

遂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一桂樹垂陰浸浸花芳

盛開月色團圓香氣穠馥生女私於其下正愁焉詩

彼穠矣註義盛貌是後女年稍長復過宅每歲節

伏臘僅以兄妹禮見於中堂而已閨閣深遠莫能致
其情後一歲亭前桂花始開女以折花為名以碧瑤
箴紙名如刻溪竹葉箴之類碧石色深淺少異耳書絕句二首令侍婢秀香
持以授生囑生繼和詩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幾度風吹到綉房自恨人生不
如樹朝朝腸斷屋西墻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慙慙種兩株願得他年如
此樹錦裁步障護明珠晉石崇與王愷以奢靡相尚愷作紫綵步障四十里

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一首書以奉荅付婢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猶有餘香在舊袍記得去年携

手處秋香亭上月輪高

高栽翠柳隔芳園宋織金籠貯彩鴛忽有書來傳

好語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而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一詩失

喜欲狂但翹首企足以待結褵之期而已詩親結其縷註縷婦

人之祥也毋戒女而為之施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

情致疾恐生不知其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吳綾光澤美好

帕手巾婦人用以裹頭 題絕句于上令婢持以贈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裏頭 眼波嬌溜滿睂秋 東坡詩佳人未嘗圓秋波

又光搖銀海眩生花道書以眼為銀海故亦謂之秋波 風流不與愁相約 纔

到風流便有愁

生感嘆再未及酬和適高郵張氏兵起三真擾亂

圖經蘇常湖三州為三兵 生父挈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

避亂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載兵元年

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奉母居錢塘故

址遣舊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

太原 今隸山西 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絕

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導達其情遂市剪絲花

一盞紫綿脂百餅 荆楚歲時記人日前剪絲為花勝以相遺後人因而貼首以為節盞匣

也紫綿脂即綿臙脂 遺蒼頭資往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

以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規其情王氏亦

金陵巨室開絲帛鋪於市適女垂簾獨立見蒼頭起

起 進行不於門邊呼之曰得非商兒家舊人耶即命之

入詢問動靜顏色恹恹蒼頭以二物進女怪其無書

具述生意以告女吁嗟抑塞不能致辭以酒饌待之

約其明日再與叙話眷頭如命而往女剪為絲欄修

簡遺雀舌國史補宋高宗間紙有織成界道謂之鳥絲欄又異聞集霍小玉取珠絡縫繡囊中出

越姬為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王生授筆立成

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

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弱肉強食存遭禍亂下載

于此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遁相毋

歸寧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詩終風且暴顧我則

慮行露之沾濡非公在蕩暴疾夫人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以終風且暴為比

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註南國服文王之化能以禮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曰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

多露之沾濡而不致取耳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鱗蓋指鯉魚

即鴈也漢書蘇武傳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于林得鴈足繫帛書言武等在澤中單于驚乃還武等

欲徑行小諒則溝瀆莫知論語憲問豈若匹夫匹婦

不幸委身從火延命度日願伶俜單子

之弱質值也寒之衰年易雷下坎上為山山下坎上

徃徃對景關情逢時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為笑權而

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思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

佳音屬耳半衾未煖幽夢難通一枕才歇驚魂又散

視容光之減舊知憔悴之因郎鶯々贈張生詩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

圓懶下床不為旁人羞後會之無由嘆今生之虛

度豈意高明不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施與餘光

以反照列女傳齊女徐吾者與隣婦合燭夜績吾負

故起常先去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

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

闡何愛東壁餘光幸分之遂復與績傳燈採葑菲之

錄義能師曰回光反照看身心是何物

下體詩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註下體根也葑菲根莖

可食其根則有詩而義惡言採葑菲者弗

可以其根之惡而記蘿為之微蹤復致耀首之華膏

唇之飾慕容頤改厚惠何施雖荷恩私愈增慚愧而

况通來形銷躰削食減心煩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

之如寄兄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尚何矜恤之有

焉倘恩情未盡當結伉儷於來生續婚姻於後世尔

臨楮嗚咽悲不能禁復制全平六字上瀆清覽荷或

察其辭而恕其意使篋扇懷恩前漢班婕妤失寵作

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秋扇詩常恐秋節至

年也詩云綈袍德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好因緣是惡因緣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命妓奏

與狎因與一詞名風光好詞云好因緣惡因緣只

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李主開宴只怨干戈不

鈴弱蘭歌此詞陶大慚即自北歸

怨天兩世玉簫猶再合何時金鏡得重圓彩鸞舞
後腸空斷青雀飛來信不傳安得神靈如倩女芳
魂容易到君邊

生得書雖無復致望猶和其韻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舊因緣長記中秋半夜天鴛枕沁紅粧

淚濕鳳衫疑碧唾花圓

漢伶玄趙飛燕外傳云后與其妹婕妤好坐后誤唾婕

斷絃無復鸞膠續舊盒空勞蝶使傳惟有當時端

正月清光能照兩人邊

併其書藏巾笥中每覽之輒寢食俱廢者累日蓋
終不能忘情焉尔生之友山陽瞿佑備知其詳既以
理諭之複製滿庭芳一闋以著其事詞曰

月老難憑

杜陵韋固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且性

階下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之老人曰此非人間書乃幽冥之書用幽吏皆管人牛之事固曰然則君何主曰管天下之婚牘固願早娶以廣後嗣老人曰君婦僅三歲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取人生以繫夫妻之足雖離散之家貴賤懸隔只共楚異鄉終不可追固後娶妻泰為年果十七宋城幸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星期易阻報成婚日日請
薪三星在天今夕何以見此
良人刺婚姻不得其時

星期易阻

御溝紅葉堪燒辛勤

種玉 唐僖宗小宮女韓氏嘗於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放御溝中有士人于祐拾得就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泛溝流韓氏拾得後帝放宮人時祐託韓冰門館冰以韓氏有同姓之親乃嫁祐各示所得葉韓冰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冰開宴云今日可謝媒韓氏笑答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擬弄鳳簫可惜國香無主零落盡露葉

烟條尋春晚 黃山谷在荆州見隣家女子絕美後其家以嫁貧民因賦水仙花寓意其數聯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綠流落小民家數年山谷亦會荆南歲荒其夫鬻鬻之田氏家山谷友高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山谷之意

綠陰青子 鷓鴣一名鷓一名博勞詩七月鳴鷓禮孟秋之月鷓始鳴楚辭恐鷓鴣之先

鷓鴣已無聊 鷓鴣一名鷓一名博勞詩七月鳴鷓禮孟秋之月鷓始鳴楚辭恐鷓鴣之先

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註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聊賴也漢書無裨於且註狸賴也無聊之意

藍橋雖不遠世無磨勒誰盜紅綃 唐大曆中意家有崑崙奴曰磨勒生之父友勳臣一品若家有

美妓名紅綃生見之寢食俱廢但吟詩日誤到蓬萊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枝雪艷愁磨勒曰何不報老奴為郎君必能成之生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是夜逾十重垣負紅而出匿之後一年一品知之命甲士使攜磨勒勒飛出高垣疾如鷹隼不知所向

長歡蹤永隔離恨難消回首秋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還他未了 佛氏

情緣為債東坡詩傷心一念腸斷可憐霄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仍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

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無窮仗義者聞之則茅山藥

成唐王仙客之舅劉震有女曰無雙昔幼雅戲弄相狎其父約為婚媾後因姚令言之亂劉震授偽官處極刑無雙報書云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往求之仙客造謂所願必致之古生曰察君之意將有求於老父也感君之恩粉身報效仙客以實告古生曰茅山道士有藥借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使入求得一丸令無雙舊使婢採藥作中使賜此藥令自盡古生託為親故贖其屍乃至心頭微暖灑湯乃甦歸故鄉為夫婦二十年俠士之心有在又

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四終

紀剪燈新話卷後

山陽瞿先生剪燈新話四卷僕昔叨尹

蜀之蒲江公餘詣邑泮廣文田以和出

示斯集閱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實模寫

情意醞釀文辭濃郁艷麗委蛇曲折流

出肺腑恍然若目擊耳聞懲勸善惡妙

冠今古誦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後

聞先生為

國子助教拜

親藩長史榮亦至矣恨不獲荆識越十載之間與先生簪盍

兩京一見如平生歡未幾別去又八稔

先生謫居保安今年春僕適有興和之行掾邊將幕下去保安遠一百餘里

跡相聞書往覆以快平昔景慕之願

公躍馬一訪南而先王擁皋比之

席欣然倒屣相迎亟呼僮子市酒肴論舊好感今懷昔因談及剪燈新話今失其本喜余存是藁遂賦詩留別繾綣之情爲何如也一日瑞守唐孟高氏公事抵邊城以斯集奉寄又得先生親筆校正出于一手不_レ旬唐守仍緘回原藁展玩久之不能釋卷就中舛誤頗多特爲傍注詳明遂俾舊述傳記如珠聯玉

貫煥然一新何斯文之幸耶輒濡毫次第書之藏于巾笥以便觀覽併賦鄙一首紀其本末求先生之清教云剪燈携得至興和傳寫辭疑永渡河遠託郡侯親寄奉又經國相訂差訛牡丹燈下花妖麗牡子亭前月色多讀到三山恩負處令人兩淚自滂沱
永樂十八年五月十日盱江胡子昂書

跋秋香亭記

夫婦人之大倫然天緣有分人事難齊雖苟合於一時貽譏嘲於千古若相如之於卓文君陶穀之於秦弱蘭一以琴心桃戲一以詞語合歡中冓之言大可醜也予觀山陽瞿宗吉長史秋香亭記述錢塘商氏與姑楊采采事因慨焉一家聯姻親之夙好佩父母之成言事不

和諧時相乖異寓恩私於詞翰適中正
之道途而異其事感其人憐其才而著
其美賦唐律一章云秋香亭上月明宵
好是商郎悅采嬌青鳥傳書懷阿母絲
鸞移帳失文簫釵分剪燭灰心久錦寄
回文入夢遙烏鵲橋頭風景異此情應
與恨俱消
永樂康子蕤賓望青廬陵晏璧彦文甫跋

剪燈新話卷後志
予昔官臺幕識錢塘瞿存齋先生于胃
監衆推先生學識俊邁予請爲歷代叙
略題辭未遑詳接談論予尋以內艱守
制金華服闋應求賢舉拜春官儀制員
外先生以才德老成陞擢王相之河南
矣間以進

表至京一見即別及待少宗伯浚儀趙

公語云前參政浙垣曾見先生所著剪
燈新話紀事有善惡有悲喜可勸懲雖
涉恠竒而善形容寓意文贍而詞工可
誅姦諛勵貞節予心識之惜未及見後
出守瑞州地遠事繁睽隔久之適以事
移灤陽先生亦繼至朝夕請益語及剪
燈新話云舊本失之已久自恨終不得
見矣既而趙公由大宗伯轉夏官司馬

奉

命同監察御史鄭君貴謨等按臨關外
因至灤陽公餘談及先生秋香亭記俾
予求橐先生書之以奉越歲盱江竹雪
翁胡子昂以備禦興和將幕掾訪予同
拜先生觴酌間子昂告以昔尹蜀之蒲
江文學掾田以和出示先生所著剪燈
新話令人謄錄多魯魚亥豕之失橐余

留僑寓先生喜甚予因至興和得而覽之於趙公之言有徵可以豁冲襟而發忠憤遂假以歸求先生為正其訛謬本收藏緘原本還子昂遂志其由於卷末後之覽者知所自云

永樂庚子秋八月既望金華唐岳書于息軒

重校剪燈新話後序

少日讀書之暇性喜著述螢牖雪案手筆不輟每為鄉丈拓軒凌公所稱許不知者有玩物喪志之譏而決意不回殆忘寢食久而長編巨冊積成部帙治經則有春秋貫珠春秋捷音正葩掇英誠意齋課藁閱史則有管見摘編集覽鐫誤作詩則有鼓吹續音風木遺音樂府

擬題屏佳趣香臺集采芹橐攻文則有
名賢文粹存齋類編填詞則有餘清曲
譜天機 雲錦纂言紀事則有遊藝錄
剪燈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等集自戊
子歲獲譴以來散亡零落略無存者投
棄山後與農圃為徒念夙志之乖違憐
舊學之荒廢書空默坐付之長太息而
已間遇一二士友求索舊聞心倦神疲

不能記憶茫然無以應也近會胡君子
昂以剪燈新話四卷見示則得之於四
川之蒲江子昂請為校正而唐君孟高
汪君彥齡皆親為謄錄之字畫端楷極
為精緻蓋是集為好事者傳之四方抄
寫失真舛誤頗多或有鏤版者則又脫
略彌甚故特記之卷後俾舛誤脫略者
見之知是本之為真確或可從而改正

云抑是集集成於洪武戊午歲距今四十
四禩矣彼時年富力強銳於立言或傳
聞未詳或鋪張太過未免有所踈率今
老矣雖欲追悔不可及也覽者宜識之
永樂十九年歲次辛丑正月燈夕七十
五歲翁錢塘瞿佑宗吉甫書于保安城
南寓舍

題剪燈錄後絕句四首

午酒初醒啜茗餘香消金鴨夜窓虛剪
燈濡筆清無寐錄得人間未見書
風動疎簾月滿臺鼓棊不見可人來只
消幾紙閑文字待得燈花半夜開
花落銀釭午夜深手書細字苦推尋不
知異日燈窓下還有人能識此心
辛苦編書百不能搜竒述異費溪藤近

來コト陟シ覺カク虛コト名ナ著シ徃シ徃シ逢フ人ニ間ニ剪ル燈ヲ

昔シ在リ鄉ニ里ニ編ム輯ス剪ル燈ヲ錄シ前ニ後ニ續シ別ニ四

集ヲ自リ甲ニ至ル癸ニ分テ為ス十ニ卷ト又シ自リ為テ一ニ詩ヲ

題シ於テ集ノ後ニ今ニ此ノ集ノ不レ存セ而モ詩ノ尚ラ能ク記

憶ス因テ閱シ新ニ話ヲ遂ニ附シ寫ス於テ末ニ云フ存シ齋

姪ハ瞿ハ暹ハ刊シ行ス

杭州在城官亭橋經坊邵家印行

剪燈新話後序終

慶安元年十一月吉日

京大佛 林正五郎版行

△古版唐本四冊
ミムムム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3328